

川剧变脸、长嘴壶茶艺……十四年前，陈宇带着一身技艺来到羊城

漫读周末 在广州火锅店用四川绝活倾倒国际友人

文/羊城晚报记者 谢小婉 姜雪媛
图/受访者提供

曲韵悠扬中，柱后转出一人，身着戏服，脸着蓝谱，威武不凡，绕台行步，扬袖挪转，飞袂生花，只见其披风劲撩，侧身一摆，扬扇将脸一藏，不过几息之间，回转过来，原先的蓝谱竟幻化成怒张的红脸……台上川剧变脸表演者动作利落，不见戏痕，台下掌声喝彩声一时不断。这一幕，非发生在川剧变脸的起源地四川，而是现于广州一家普通的火锅店。滚烫辣味，红尘缭绕中，四川传统民俗文化在岭南地区开枝散叶，赢得满堂喝彩。

在店中一角，陈宇捧着盖碗茶撇去浮沫，小饮一口。2008年，陈宇带着一身技艺由四川来到广州，十四年间，他从扎根小餐馆演出，到逐渐走上更大舞台，推动川剧变脸、长嘴壶茶艺等四川传统民俗文化在岭南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我不是什么大艺术家，只是个普通的表演者。”陈宇说，“广州已成为我的第二故乡，是它的包容，让我能够在这安家，也让四川的传统技艺在这里得以推广。”



陈宇早年间演出照片

十八岁时，走出校门的陈宇不知何去何从，母亲一番提点，不过是最朴实的想法，“不如学门技艺傍身”。生于四川雅安，火锅麻辣盖碗茶，川剧变脸长嘴壶，陈宇从小浸润在传统川味文化的熏陶中，便拜师投门，师承四川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中华蒙山派创始人成先勤，开始学习四川传统长嘴壶茶艺表演。

一把铜壶，随着招式变换，在表演者手中灵活翻转，或是蛟龙出海，又或是青龙戏珠，招式多样，动作一定，手腕使力，沸水自一米二的壶嘴中淌出，稳稳落入盖碗中，桌面不溅一滴，这便是四川传统长嘴壶茶艺“龙行十八式”的功夫所在。

要达到这功夫，并不容易。学艺艰辛，刚起步时，陈宇起早贪黑，跑步下腰压腿，勤奋练功，从最基础的身段练习开始，到真正拿起注满沸水的铜壶，一步步拆解学习“龙行十八式”中的一招一式，不断重复练习，又逐步串联，“没什么技巧，就是练。”陈宇回忆起那段日子，“学艺就是要吃苦。”

学成之后，二十岁的

陈宇选择来到广州发展，“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乡，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有好奇，也有对大城市的向往。”陈宇说，“另外，像长嘴壶茶艺这种文化，在四川已不罕见，但在岭南地区当时还未兴盛，大家都很好奇，在这边有市场。”

一开始，陈宇在广州各个四川餐馆驻场表演，其时川味文化在全国各地传播开来，川元素以新奇热辣的姿态在各个地区碰撞出彩，但像长嘴壶茶艺等四川传统民俗技艺在岭南地区的传播并不广泛，因此陈宇的演出大放异彩，受到欢迎。

“用我们四川话讲，这里的嬢嬢叔叔真的特别喜欢这种传统表演，还有年轻的小孩，每次见了我们都非常兴奋，非常欢迎。”陈宇说，“表演完听到那些喝彩，心里是很自豪的，觉得自己不仅是一个技艺表演者，还宣传了我们家乡的文化，觉得很有收获。”因为这份自豪，虽然彼时工资不高，但陈宇还是坚持下来，在各个餐馆串场演出，技艺也不断娴熟增进，不再局限于长嘴壶茶艺表演，也逐渐学习川剧变脸等其他四川传统曲艺文化。



陈宇进行四川长嘴壶茶艺表演旧照



陈宇表演团队早年合影

贰 异乡人在岭南地区的红火演出

对于陈宇这种带着家乡技艺闯进来的“异乡人”，广州带着极大的热情接纳了他，使得他的演艺之路一帆风顺。“十年前，川菜或者川元素文化在岭南地区蓬勃发展，我们这些传统技艺表演者也顺着这股风扎根下来。”陈宇道，最初的舞台并不在高台之上，而是融于川菜文化的推广，以“接地气”的表演形式呈现出来。“广州这座城市太包容了，一个新的文化进入这里，也能很快被接纳。”

岭南一带的食客们对各色料理味道严苛，但对八方文化来风，接纳度却极高。陈宇的表演打出名头后，常有食客是为了看他表演而到馆子，而不是下馆子顺便看一场表演。“那个时候我在华泰宾馆驻场，有很多人会打电话来问，今天我们演不演，演的话他们才过来。”提起往事，陈宇很是骄傲，“久而久之，我们也有了一些‘粉丝’，都混成脸熟了，他们会经常过来捧场，接待朋友时，也会把我们的表演纳入到接待流程中。”

游转在广州的川味餐馆中，陈宇慢慢摸索总结其中的门道。到广州两年后，他开始组建自己的团队。“那个时候四川民俗文化刚进岭南，还在发展，市场很大，我

就琢磨着组建一个团队，让更多从事四川传统技艺的表演者聚在一起。”一开始，团队只有两三个人，表演的技艺种类也单一，不像是正经团队，更像是抱团走场。随着不断受捧，热度升高，陈宇的小团队逐渐吸收更多优秀人才，表演类别也逐渐丰富，“后面我们就正式成立一家公司，致力于推广四川优秀传统民俗文化，2017年左右是巅峰时期，光是从艺人员就有八十人。”

川文化在广州最为兴盛的时候，遍地都是川菜馆、川味火锅店，陈宇开玩笑说：“不止广州，我们走遍整个岭南地区，把这种热度带到了起来，甚至整个华南地区这类表演都快被我们承包了。”在岭南地区，川味文化的加入并不造成冲突，温和的南粤文明与之相互融合，共生发展，时常有岭南文化节也邀请陈宇的团队上台表演。

机会接踵而来，陈宇不再满足于在餐馆中串场。2011年，陈宇参加广东卫视举办的“天生我才”特别节目，凭借长嘴壶茶艺及川剧变脸艺术，夺得年度冠军，并在次年登上广州电视台的春节晚会，一举成名，各地邀约不断，他由此将四川传统民俗技艺带上更大的舞台。

民歌，往往凝聚着一个地区老百姓最真实朴素的生活。在广东，潮汕是个特别的地方，有着独特神秘的风俗文化。作为岭南三大方言之一，以潮汕方言为基础的潮汕方言歌谣流传百年。而相比于广为人知的潮剧、潮州音乐，潮州民歌则相对“冷门”。因为缺少规范的谱系和记录，潮州民歌正面临着“生存危机”。而在星海音乐学院，一位80后潮汕姑娘正在尽绵薄之力传承着。

日前，星海音乐厅《雅·韵——唐洁洁独唱音乐会》精彩上演，演唱者唐洁洁正是这位来自潮汕的80后姑娘，也是星海音乐学院声乐系的一名教师。用她的话说，“音乐是从娘胎里带来的”。出生在“潮剧家庭”的她，这些年一直在做“潮州民歌”的收集和传承工作。日前，记者对唐洁洁进行了专访，了解其音乐之路以及收集和传承潮州民歌背后的故事。



唐洁洁在演唱
受访者供图

她把“冷门”潮州民歌唱到了星海音乐厅

文/羊城晚报记者 柳卓楠

因缺少规范的谱系和记录，这项传统艺术面临“生存危机”，一位80后潮汕姑娘正在尽绵薄之力传承

潮剧大院的小姑娘成了民族女高音

唐洁洁的童年是在潮剧大院和潮剧班子中“泡”大的。她的父亲是潮剧省级非遗传承人，母亲是潮剧教师，这样的家庭氛围也催生了她对音乐的热爱。不过，成年后的她并没有选择成为一名潮剧演员，而是专注于自己热爱的歌唱事业，但潮剧和潮汕文化的基因却是刻在骨子里的。

今年3月，唐洁洁开始筹备自己的专场音乐会，这次音乐会她想做得不一样一些。“我想把一些潮州方言歌带到舞台上演唱。”在6月10日晚星海音乐厅的舞台上，唐洁洁从古典诗意的《葬花吟》《枉凝眉》《枫桥夜泊》《锦瑟》，唱到热情奔放的潮州民歌《灯笼歌》《月光歌》、山西民歌《想亲亲》、东北民歌《今年梅花开》，赢得台下阵阵掌声。

备考2个月，她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中，也开启了她的音乐之路。3年附中，4年本科，3年研究生，她在中央音乐学院度过了10年音乐求学路，也逐步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女高音歌唱家。曾荣获第五届全国高等艺术院校中国声乐总展演决赛教师组金奖、第七届全国声乐比赛文华声乐节目优秀奖表演奖；在词曲作家吕远创作的大型民族歌舞剧《秦始皇与孟姜女》中饰演女主角“孟姜女”。

2011年，她从“舞台”转至“讲台”，成为星海音乐学院的一名教师。“我

渐渐发现，相比成为一名舞台演员，可能我更想或者更适合成为一名教师。于是我来到了星海。”刚进入学校执教时，她就有了传承和收集地方民歌的想法。“我来自潮汕地区，潮汕方言作为岭南三大方言之一，具有非常独特的风格。而其产生的潮州方言歌别具特色。我想要把家乡的民歌文化传承发扬。”今年是唐洁洁从教的第11年，她依旧与自己热爱的声乐为伴，但与此同时，传承和收集潮州民歌也成为了她工作生活中一件重要的事。

他们将钢琴以及传统潮州二弦结合，创造出奇妙新颖的音响效果。而在演唱上，则将潮剧唱腔融合中国民族唱法，活泼灵动，别具特色。这首歌在现场演唱时掌声不断，成功把音乐会推向高潮。“在演唱会开始前我还很忐忑，不知道观众是否喜欢这种形式。结果唱的时候很兴奋，现场反响也很好，让我越唱越自信了。”唐洁洁说。

抢救潮州民歌刻不容缓

其实，这次的《灯笼歌》演唱也可以说是一次小小的“成果汇报”。这些年来，唐洁洁一直在专注于收集和传承潮州民歌。由于民歌一般是口头创作、口头流传，缺乏谱子规范和记录，所以常常面临“传承危机”。潮州民歌也不例外。

唐洁洁介绍，潮州民歌包括潮州小调、畚歌等潮汕方言歌作品，和潮州歌谣不一样。潮州歌谣更多的是文本和演唱，曲调单一，但潮州民歌是曲调丰富的方言歌曲。“潮州民歌不像潮剧、潮州音乐那么知名，它很冷门、很冷门。如今留存下来的潮州民歌作品很少，专注收集传承的人更是少之又少，这门艺术真的快濒临消失了。”唐洁洁说。

在2016年至2018年期间，青年科研项目《潮汕风情歌曲的演唱与研究》立项，作为主要负责人的唐洁洁多次到潮汕地区进行潮汕方言歌谣的采集工作。“当时采集过程中就发现许多民歌都濒临消逝了。”唐洁洁介绍，当时一位老师保留了几卷珍贵的潮州民歌磁带，是几十年前去乡下录制的作品。当唐洁洁把磁带带回来复制时，却发现磁带非常厉害，歌曲都听不清了。“我当时就觉得特别心疼，没了就真的没了，没有任何音像资料记载。”

这次之后，唐洁洁更加深入地开展潮州民歌的收集工作。很多民歌有词没有谱，唐洁洁就和学生一起开展谱曲工作。“只有词就是纯文本，不是音乐。现在会唱的人越来越少了，所以要赶紧用谱子记录下来，把它变得专业化一些。”唐洁洁直言，潮州民歌的收集和传承过程“挺困难”，首先需要懂得潮汕方言和文化的人，其次要懂音乐的人，这两项加起来就很难找了。此外，如何让传统的潮州民歌适合当下时代的审美，改编也是件难事。“我在改编一方面想要保留本土的气息和旋律，一方面又想要加入一些现代的元素，比如配器上加入一些西方乐器碰撞出‘火花’。虽然常常会陷入纠结，不过还是要努力去尝试，先做起来。”

潮州民歌走进星海音乐厅